

佛教经典故事

迦叶之妻

(一)

由于迦叶尊者的出家，迦叶尊者的夫人妙贤女士也出家了；由于妙贤女士成了比丘尼，并且证得了阿罗汉果，释迦世尊便向弟子们说了好多有关妙贤比丘尼在往昔生中的本生事。现今取其要者，选译如下：

一、在过去，有一个农夫的妻子，去田里为她正在耕作的丈夫送饭，经过一片树林，发现林间树下，有一位独觉圣者静静地坐著，相貌端正，威容庄严，所以生了恭敬心，上前顶礼，瞻仰不舍。这时，农夫见他妻子迟迟不送饭去，便想回家查看，但他经过林间，发现他的妻子正在一个出家人的面前时，便恼怒地说道：「你这贱人，原来你在这里跟他搞鬼做不要脸的事啊！」

他的妻子正想申辩，那位独觉圣者却已为了不使农夫再犯更大的恶业，而腾空飞了上去，并现出种种神通变化。农夫见了，不但惭愧自己的肉眼不识圣者，并也恭敬虔诚的五体投地，长跪合掌，哀求忏悔，致敬发愿，愿将妻子为他所送的饮食，恭敬供养独觉圣者，并说：「我刚才所出的恶言，均由贪欲之心的占有而起，故愿我们两人，以后的生生世世，常能灭除欲染情爱的贪著。」

二、在过去九十一劫时，那是毗婆尸如来住世的时代。毗婆尸离开王宫，出家成佛之后，佛的妹妹便劝佛的父王，以南瞻部洲最好的金子，比照佛的形像与身量，塑了一尊佛像，供在佛陀过去所坐的座位上。那是一尊金碧辉煌，光彩夺目的佛像；但当佛陀回到王宫之时，佛陀的相好光明，却使金像变得黯然失色了。佛妹见了，便生希有之想，引发清净信愿，跪在佛前，合掌祈愿道：「如同世尊的威光神德，辉映之下，使得金像失色。从今以后，愿我生生世世，所受身相光明，皆与佛陀相似。」

三、过去，在一座叫做婆罗尼斯的城中，有一名妓女，有一天收下了五百金钱，答允与五百个男子在一所大花园里共乐终宵。但当她在赴约的路上，遇到了一位王子，被王子截留了下来，她既不通知那五百男子，也不退还他们的金钱。那五百个男子等了她一夜，也没有见到她的倩影光临。天亮之后，正好有一位独觉圣者，乞食经过那里，他们从独觉圣者的威仪中，就可知道这不是一个凡夫，所以大家拿了最好的饮食供养奉施。他们供养圣者以后，

想到那个失信的妓女，便气忿地咒愿道：「愿以这一修供养的福力，使那取钱而又背信的妓女，来世得大苦恼，无论她是在家出家，我们也要达成与她行淫的目的。」

四、过去，有一长者娶一妻子，久久不能生育，长者便娶第二个妻子。自此，第一妻子即持净戒，长者很喜欢，第二个妻子生了嫉妒心，故意使长者喝得酩酊大醉，然后，到第一妻子的房里，破了她的净戒，使她懊恼非常。此后，第一妻子供养了独觉圣者，并且发愿道：「我今以此福田所种福业，使我来世，纵然此一小婢证了圣果，也要强逼污她净行。」

五、过去，在迦叶佛的时代，有人随佛出家，他的剃度师是迦叶佛时利智第一的大阿罗汉，所以他也发愿到释迦世尊的时代，随佛出家，蒙佛授记，利智第一。

(二)

在释尊时代的劫比罗城，有一位劫比罗姓的大婆罗门，他是劫比罗城的首富，财富之多，富甲全国；金银珍宝，充塞仓库；权势之大，大如毗沙门王；他的封禄，有十八广大聚落；他的仆使，有十六个大邑；他有六十亿上妙的真金；国王有一千具犁，他也有一千具犁，恐怕国王嫉妒，所以象征性的减少一具。

这个大婆罗门，娶了一位望族的闺秀为妻，生了一个女儿，这是一个容貌超绝的女孩子，也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孩子，当时的劫比罗城，再不会有这样美貌的第二个女孩子了。不但容貌姣好，禀性也极温驯善良。因此，她的父母就给她命名，叫做妙贤。

渐渐地，妙贤已经长大了，她已是一个秀外慧中，才貌双全的少女了；她的美貌，她的品德，已是四远闻名的事了；人们虽都没有见过妙贤本人，妙贤的才貌与品德，已成了家喻户晓茶余饭后交相赞美的谈话资料。

这时，尼拘律城的尼拘律大婆罗门，为了给他的独生子迦叶娶亲，根据迦叶的意思，以紫金铸造了一座美女像，嘱咐家中的学徒，抬著这座紫金美女像，到处察访，见有少女能如金像这样的色相分明容仪可爱者，始能合乎迦叶的要求。

最后，这座紫金美女像，被抬到了劫比罗城，并且大声遍告城里的士女们说：「这是一尊天神像，如能亲自以香花等物供养这尊天神像的，可得五种利益：一、生于富贵家，二、嫁于贵族家，三、不被丈夫轻，四、生育有德子，五、丈夫常随意。」经过这样一番动听的宣传之后，劫比罗城的少女们，大家都以迎神赛会似的心情，捧著香花水果瓔珞宝贝等的供品供具，前往供养这尊紫金的美女像了。

于是，妙贤的父母也劝他们的女儿前往供养天神，并且说了五种利益。

妙贤听了，却是不以为然，她对她的父亲说：「爸爸！女儿的性格与一般的女孩子不同，女儿既不想嫁人，也不希望生子，更无意求得什么如意郎君，所以不想去礼敬供养什么天神。」

妙贤的父亲，对于妙贤的个性，自然是早就了解了的，故也常为他女儿的终身大事焦心。但他也很知道，妙贤是个孝顺听话的孩子，所以又说：「那末，你虽没有那些愿望，礼敬天神而不求愿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今天供养天神的少女很多，你去看看，不也是一桩很好的事吗？」

于是，妙贤便由她家的许多妇女陪伴著，礼敬供养了那尊紫金的美女像。

但也真想不到，当妙贤出现之时，许许多多的男女人群，都被她那天仙似的美貌及万千的仪态吸引住了，大家不看天神像，反而都来拥著挤著，瞻仰妙贤的仪态风姿了；妙贤本想去供神的人们，如今倒被供神的人们所看了。说也奇怪，当她走近那座紫金的女像，那座女像所有的金光灿烂，竟然全然失色，而变成一堆黑铁了；待妙贤离开之时，金像的光芒，才又恢复起来。

这时，尼拘律大婆罗门的学徒们，已经看得清清楚楚，妙贤的美，要比金像更美。经过探听，始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劫比罗大婆罗门的掌上明珠。

学徒们探听清楚之后，随即拜访了劫比罗，自我介绍，并且说明了来意。

其实，尼拘律大婆罗门的财富与名望，劫比罗是早就听人说过了的，因为尼拘律在尼拘律城的财富与名望，也正像劫比罗在劫比罗城的财富与名望一样。现在又听来人介绍了尼拘律大婆罗门的独生子——迦叶容貌希奇，听口无匹；明四吠陀，并闲杂术；能建自宗，善摧他论；智识猛利，事同火炬。因此，他就一口答应了这桩婚事。

学徒们回到本城，将经过情形向尼拘律大婆罗门报告之后，尼拘律大婆罗门自是高兴非常。但这对于迦叶而言，并不是一桩喜事，他从小就不喜欢女人，所以也更不希望结婚；他曾想了种种办法，阻挠他父亲为他进行婚事的努力，但他是个敬爱父母的孝子，他的父亲却是日夜希望他能早日完婚，了却一项最大的心事；他的志愿是想出家修道，但他是他父母的独生子，父母在世之日，势必不能也不忍太过违背了父母的期望，所以建议父亲以紫金铸造一座美女像。在他以为这是最好的办法，因他相信，世间的女人再美，那有比得上紫金女像的呢？那有美女而能如金像一样地光辉夺目的呢？现在，竟然出乎意外地，被他父亲的学徒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位美女，又有什么办法再事推辞阻挠呢？但他总还不愿信以为真，所

以要求他的父亲，准他亲自前去劫比罗城，作了一次不公开的访问。

迦叶到了劫比罗城，伪装成一个乞士，到了劫比罗大婆罗门的门口；这国家的风俗，凡有乞士临门，均由少女送授饮食。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迦叶看得明明白白，为他送授饮食的妙贤少女，是他所见女人中最美的美人了，的确要比金像美得多。因此，他倒反为妙贤的许婚而感叹起来，当著妙贤的面，他便自言自语地说道：「如此的美貌，举世也无双；虚度了光华，实在是可惜的事。」

「难道说，我的未婚夫已经去世了吗？」很显然的，妙贤已经听懂了迦叶的话意。

「不，他并没有去世。」

「那末，你的话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他虽没有死，但他是个不贪爱欲的人。」

「当真的吗？」妙贤感到非常惊奇，所以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「这实在是一件难得希有的奇事，也是我所最感欣慰的善事，因为我也是个至诚不贪爱欲的人，只是不忍违背父母的心意，所以答应了这桩婚事。」

「哦！那么我们是有著同一志趣的同一苦衷人了。」迦叶立即表明自己的身分道：「可敬的贤女，很抱歉，我就是那个你所许婚的男人，我叫尼拘律迦叶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现在共同立誓：父母的慈命，我们不要违背；但在除了结婚之际互相暂时握手之外，以后的我们，彼此的肉体，誓不相触。」

（三）

劫比罗大婆罗门的千金出嫁，尼拘律大婆罗门的独生子结婚，这是轰动了两大城市的大喜事，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场面。

妙贤下嫁迦叶以后，虽在一起生活，但他们的确遵行著先前的盟誓。他们新婚的洞房，是幢庄严华丽的台榭，他们虽然同居一间卧室，同卧一张床，却是各睡一边，互不相触，各修清净善业，共求出世之道。然而，迦叶还要时常以劝告，并勉力的口吻对妙贤说：

看尽了生死的祸害，
都由那爱欲的媒介，
世人皆痴呀！不知其非，
沈沦三有啊！何时醒来？

但是，有一天的深夜，妙贤睡熟了，一双手臂沿著床边伸了下去，迦叶尚在精进地用功，忽见一条毒蛇，由房外进来，爬近了妙贤的床沿，接近了妙贤的手臂，吐著舌信，流著毒

涎，正向妙贤的手臂咬去。迦叶见这情况，已经来不及唤醒妙贤了，只得急急地跨上一步，用扇子的柄把，将妙贤的手臂举上床去，并将毒蛇赶走。

这样一来，却把妙贤惊醒了，她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，她还以为是迦叶用手接触了她的手臂，所以惊讶地对迦叶说道：「请勿违背了我们的盟誓，请勿亏损了我们的盟誓。」

「不是的，你不知道呀！有一条毒蛇正要伤害你哪！」迦叶解释著说：「我是为了救你，为了赶蛇呀！」

妙贤的见解，却不以为然，所以用颂句答道：

宁可由我让毒蛇咬死
绝对不可来背誓相触
毒蛇毒死只是一身死
爱欲之毒毒及无边际

迦叶听了，非常感佩妙贤的道心，但也觉得面对著女人修行，确是极其困难的事，所以也用颂句说道：

行于刀锋之上，
入于火坑之中，
虽是世间的难事；
面对温柔的女人，
修行清净的道业，
才是难中的难事。
共女人修行而能守誓，
实在是世间希有的事。

接著，迦叶才把实情告诉妙贤，他是用扇子的柄把，并未用手相触，这才使妙贤安下心来，继续睡眠。

就这样，迦叶与妙贤，一共度过十二年冰清玉洁的夫妇生活，彼此督促，互相勉励，一心都以清净的道业为重。

十二年之后，迦叶的父母，都已先后相继去世，迦叶便将所有的产业财富，全部布施了贫穷的人们，他便毅然出家去了。随后在广严城的多子塔边，接受了佛陀的摄化，并在九日之

中，便证了阿罗汉果。

迦叶尊者出家以后，妙贤也去出家了；但她投错了出家的门路，她是跟著无衣的裸体外道出家了！这为她带来了许多的折磨。所谓无衣裸体外道，那是一群不著衣服，不修威仪，而又可以男女杂处的外道。她们的教主叫做哺刺□，共有五百个男性的徒众，见了妙贤的容貌与体态，尤其是在光著身体的情状之下，实在是一大难禁难忍的诱惑，大家都以贪婪的眼光看她，又以轻薄的姿势接近她，接触她。她虽感到这个外道集团的风气太恶劣太低下，但既加入以后，又无逃脱远离的自由了。于是，可怜的妙贤，圣洁的妙贤，竟在□体外道的蹂躏之下，失去了贞操，并且是遭受五百个裸体外道的集体轮奸，最悲惨最残酷的，他们竟将对于妙贤的集体轮奸，当成了日常的享受！一天如此，天天如此。妙贤的肉体与精神都受了强烈的摧残，她是不能忍受了，她是衰弱得快要倒下来了，她向其他的裸体女外道诉苦诉怨，那些女外道很同情她，并建议她向他们的教主哺刺□申告。

这又是万万料不到的事，哺刺□听了妙贤的申告，竟然觉得左右为难：为了他教团的名誉，当然不希望他的男性徒众轮奸女性的徒众；但他的男性徒众一共只有五百个，如要依法全部驱逐，他便没有一个拥护他的男性徒众了。事实上，他却完全因了五百个男性徒众的拥护，他才有地位有供养，有名气有立场。所以他是不能处罚他们的，也是不敢得罪他们的。然他为了对于徒众的安抚，对于妙贤的安慰起见，只好下了一道手谕，并且加盖印信，命令五百个人分成两队，逐日轮番，来享受妙贤的肉体，同时又命令妙贤，不得向外声张。

这真是个荒唐至极的教主，下了一道荒唐至极的手谕！

所幸在不久之后，王舍城中举行大会，所有佛法与外道的出家人，都可参加这一大会，并可得到丰富的供养。裸体外道，外表光著身子，表示看破一切放下了一切，实际上，他们是利用这一苦行的外表，贪求更多的名利，享受更多的五欲。这次王舍城的大会，他们岂能放弃机会？所以倾巢而出，全部都去了。

这却是妙贤遇救的一个大好机会。以往，她被裸体外道当做泄欲器，软禁起来，没有行动的自由，这一次裸体外道也把她带到王舍城去参加大会了。

（四）

当时，迦叶尊者随佛住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。那天上午到城中托钵，沿门乞食，竟在路上遇见了妙贤；妙贤随著裸体外道，也成了裸体外道，迦叶尊者几乎认不得她了。但他还是用平静的口吻对妙贤说道：「很好，原来你也出家了。你在裸体外道中出家，是否觉得很好呢？你对净业的修持，是否比过去更有进步了呢？」

妙贤听到迦叶尊者如此一问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掩面痛哭。监视她的裸体外道，一见情形不对，便偷偷地，急急地，拔起双脚溜走了。妙贤至此，已经自由了，所以一边哭泣一边诉说着她那悲惨的遭遇：「当圣者出家之后，我像是大海中失去了船舵的一片孤舟，无人勉励，也无人作伴，更无人指导，所以投身于裸体外道的教团中出了家。万想不到，我的一生净行，一生贞节，竟在出家以后，全部失去了；我与圣者共室同床十二年，都能坚守盟誓，各修净业，现在我出了家，竟像投身在畜生群中，天天被那班饿鬼似的裸体外道，轮番蹂躏。圣者啊！你虽是我过去的丈夫，但我一向敬你如同慈父，现在我又遇到了你，你能救救我吗？圣者，你能救救我吗？」

迦叶尊者听了妙贤的这一番诉述，很感同情，很觉怜悯，但他尚不能够确知，妙贤能否在佛法中出家？因此，他便入定观察。在定中看到，妙贤是有善根的，是能在佛法中出家的，是能在佛法中修行的，是能修行佛法而得解脱之道的；而且，妙贤的得度因缘，唯赖迦叶尊者的慈悯接引。迦叶尊者与妙贤之间，已在往昔无量生死之中，种了善因，结了善缘。

于是，迦叶尊者对她说道：「其实，我是不能救你的，能为一切众生作大救济的，只有佛陀的圣教圣法，我已因了佛法而得解脱之道，你何不也来归投佛教，在此圣善的佛法中出家呢？」

「噢！圣者教我皈依佛教，在佛法中出家。但我这次已受了惨痛的教训，我觉得出家的名目虽然好听，虽然清高，出家人的实际生活，却比俗人更糟！但愿当我归投佛教而出家之后，不会再有教主下达手谕，加盖印信，让我供他的徒众，作轮番的蹂躏才好。」

「哦！可怜的妙贤，请你不要这样说，请你赶快不要这样说！」迦叶尊者接著向她解释道：「你所受的刺激太重了。但也不能以偏概全，见到少数的出家人不好，就以为所有的出家人都不好；见到外道的出家人不好，就以为佛教的出家人也不好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不正确的。我告诉你：我所皈依的释迦世尊，大师佛陀，是万德具足的，福慧圆满的；是世出世间的一切智人，是人间天上的导师，是三界众生的慈父，是真正的无上福田，是真正的皈依处所；他的智慧微妙，他的相好庄严，他的威仪寂静；他已证得圆满的佛果，他已证得究竟的解脱。在这样一位崇高伟大的大师领导摄化之下，岂能跟那裸体外道的乌合之众相提并论呢？」

因此，妙贤放心了，安心了，欣喜地，庆幸地，随著迦叶尊者，到了比丘尼的僧团中，礼请大爱道上座比丘尼，为她剃度出家了。

然而，妙贤成了比丘尼之后，她在教团内是安全快乐的，当她一出尼寺，进城乞食之际，外来的烦恼，又使她感到痛苦非常。因为她的美貌，她的体态，每次进城，都会吸引了很多人

的注意，并且议论纷纷：

「可惜啦！这样美丽的女人，为什么要出家呢？」

「可不是，像她这样年龄和美姿，要是不出家，那该是最幸福的女人了。」

「也许她是受了爱的刺激，所以斩断了情丝呢！」

「无论怎么说，她在这样年轻的时候，就不该出家。韶光易逝，青春不再，年华虚度，太不该了。等到老了再出家，不也是一样吗？」

「人各有志，人各有愿，如不及时修善，人命朝不保夕，我们何必管这些闲事！」

总之，对妙贤比丘尼的议论是天天都有的，而且天天都是这么几句，到处所听的，也是这么几句。

妙贤比丘尼是大家闺秀出身，她还没有证得圣果，她对外来的讥毁称誉，还不能无动于心。所以，一连几天之后，她便胆怯羞涩得不敢外出乞食了，宁愿绝食挨饿，她也没有勇气进城托钵了。

这事被迦叶尊者知道了，迦叶尊者既曾是她名义上的丈夫，又复是她出家学佛时的接引，他是不能不管的，所以这样想道：「如果佛陀慈悲，允许我将所乞食得饮食的一半，分给妙贤比丘尼，我就分她一半，免得她绝食挨饿。」随即，迦叶尊者把他自己的想法，告诉了同住的比丘们，很快地，佛陀也知道了，并且得到了佛陀的允许。

可是，僧团中的分子，贤愚不等，凡圣不类，总有一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物，喜欢说长道短，议论别人。他们见到迦叶尊者每日每餐，都将所乞的饭食，分给妙贤比丘尼一半，便有一个叫偷罗难陀的比丘尼，从中轻笑与毁谤了，她说：「圣者大迦叶，非常奇怪，未出家时，十二年中与妙贤共室同床，而能坚持清净的梵行，如今夫妇两人都出了家，倒反而私情相爱，以乞食相济了。」

迦叶尊者的镇心习气很重，他一听有人轻谤，便决心不再分食给妙贤比丘尼了。所以他到妙贤比丘尼那里，对她说道：「我不能再来接济你的饮食了。但你应该如法用功，精进努力，克期取证，应作的赶快作，不应作的赶快断。」说了，他便走了。

真想不到，偷罗难陀比丘尼的轻谤，竟是妙贤比丘尼求证离欲圣果的递增上缘。妙贤比丘尼

听了迦叶尊者的开示之后，她以最大的惭愧心，发起最上的勇猛心，初夜、中夜、后夜，克责自心，不休不息，竟在最后一念，断却之时，她已证得阿罗汉果。

现在，她是妙贤圣比丘尼了，在一夜之间，她已由杂染烦恼之身，转成清净无生之女了。她已不受烦恼的动摇了，她已是所作已办，梵行已立的人了，她已不怕人家的议论了，她已经能够大大方方，自自在在地进城托钵了。

然而，业缘果报，丝毫不爽，即使证了罗汉果，也要清偿宿世的业债。

那时，阿□世（未生怨）王，听了提婆达多的话，害死了他的父亲频婆娑罗王；但他懊悔莫及，忧恼非常，既不处理国政，也不接见群臣，独自静居在宫室之中，为了悲戚，也为了悔过。他的大臣，想尽了方法，使他忘却忧愁，以便治理国政，但他对于任何娱乐，任何歌舞，任何美女，都已没有了兴趣。正好，倒霉的妙贤比丘尼，也是业报使然的妙贤比丘尼，进城乞食，遇见了阿□世王的大臣，那是一个不信佛教的大臣，他见到妙贤比丘尼，竟然惊为天神下凡，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美女，为了博取阿□世王的欢心，便将妙贤比丘尼带进了王宫，强迫她脱下袈裟，换上宫装，配上假发，挂上璎珞，涂上了香油香膏，送进了阿□世王的寝宫。这对于阿□世王的忧戚的心境，的确是一剂有效的解药。因为这也是阿□世王有生以来所见最美的一个美女了。

妙贤比丘尼，已是阿罗汉，已不受五欲，她很想把她的身分告诉阿□世王，但是她的恶业报应，竟使她失去了反抗的能力，也使她说不出话来。终于，妙贤比丘尼接受了阿□世王的凌辱！

直到第二天早晨，比丘尼寺中发现妙贤失踪了，才由莲华色比丘尼乘著神足通，飞往王宫的高楼上空，呼唤妙贤比丘尼道：「姊妹呀！你已破除了生死烦恼的恶魔，已经证了无生的阿罗汉果，怎么不发起你的神通逃脱，而要在此受这恶王的凌辱呢？」

阿罗汉不修神通，便不一定有神通，莲华色是圣比丘尼之中的神通第一，立即把发起神通的方法告诉了妙贤比丘尼，在片刻之间，妙贤比丘尼，果然也能腾空而起，随同莲华色比丘尼，飞还了比丘尼寺。

为了这件罗汉比丘尼被恶王施暴奸污的事，比丘尼的僧团之中，还闹了一次风波。因为比丘尼行淫，便是犯了根本大戒，应该逐出僧团，劝令还俗。此事一直闹到世尊的面前，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。

世尊先问妙贤比丘尼：「被辱之时受乐不受乐？受乐者，犯了根本淫戒，不受乐者，不犯不

破，也没有罪过。」

其实，这是佛陀明知故问。佛陀早已知道妙贤比丘尼已证阿罗汉果，罗汉受欲乐，绝无其事。为使大家知道，为使后世明白，所以仍然要问。

「世尊慈悲，弟子已经离欲，岂有受乐之理？」这是妙贤比丘尼的回答。

「好，你既离欲，你不犯戒，你没有罪。」佛陀不但宣布妙贤比丘尼无罪，同时趁此机会，向大众说了许多有关妙贤比丘尼的本事因缘，并且当众赞许她是圣比丘尼弟子中的利智第一。像这样的当众授记，是最大的光荣，也是最高的法喜，但此得来，却非容易！

（本篇取材于「根本说一切有部白尼毗奈耶」编辑改写而成）民国五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于台湾美浓朝元寺瓔珞关房

附记：

《增一阿含卷》50<大爱道般涅槃品>52.2 将妙贤比丘尼以音译为「婆陀」，她的父亲是劫毗罗婆罗门，所以又叫做劫毗罗比丘尼。当她有一次在闲静之处思惟之时，回忆到了她的无数宿命之事，一直追溯到过去 91 劫毗婆尸佛出世的时代，那时他是一个美少年，但是有一次他在街巷中行走，见有一位居士妇，也是美极，大家只注视那位美妇人而不注视他这个美少年，于是他就往毗婆尸佛处，手执宝华供养了七日七夜，愿以这一切功德使他「将来之世作女人身，人民见之，莫不喜踊。」他的目的固然达到了，后来一连经过了式诃佛、毗舍罗婆佛、一位辟支佛、拘楼孙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叶佛，佛佛供养，生生在人间天上作女人，直到释迦佛世，嫁给了比钵罗摩纳作妇，那就是大迦叶尊者，后来她也出了家，所以她笑自己太愚痴了：「我以无智自蔽，供养六如来，求作女人身。」她将此事告诉了世尊，世尊便对比丘尼们说：「我声闻中第一弟子自忆宿命无数世事，劫毗罗比丘尼是。」虽为女人身，得证阿罗汉果，且被释尊许为声闻弟子中的宿命通第一，岂不 足够鼓励所有的妇女们了！

录自：圣严法师，《圣者的故事》，法鼓山全球资讯网。